



0021777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谐 钟

沈起凤著





2 034 1898 9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谐 锋

沈起凤著

乔雨舟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设计：古千

谐 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13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1}{2}$ 插页2

1985年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10019·3743

定价 1.05 元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编辑说明。

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作品繁富，反映了各个时代 的社会生活，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可资借鉴的地方很多。但一般作品，都同时存在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加以分析批判，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小说史的研究，在鲁迅先生开拓的道路和奠定的基础上，建国以来又有所前进。由于小说的品种出版较少，资料缺乏，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本丛书编辑出版的目的，即为适应文学史研究工作和大学文科教学工作的需要，同时为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材料。

本丛书主要选收宋代至清末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内容接近小说的讲唱文学，如弹词、宝卷等，亦酌情选收。建国后已出作品无需另作整理者，本丛书即不再列入。

本丛书所收作品，力求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加以标点和必要的校订，保留原书的序跋，并视具体情况，选择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作为附录。

希望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整理工作提出意见，以便随时改进。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九月

1981.9.26

目 录

卷 一

狐媚	1
虎痴	2
鸡谈	4
獭祭	5
蚁封	6
龟鉴	7
兔孕	9
雉媒	11

卷 二

屏角相郎	15
笔头减寿	17
讨猫檄	20
祭蠹文	21
隔牖谈诗	22
垂帘论曲	24
考牌逐腐鬼	26

目 录

妙画代良医 28

卷 三

娇娃皈佛 30
穷士扶乩 32
老面鬼 38
遮眼神 38
烧录成名 39
读书贻笑 41
镜戏 42
帖嘲 44
一钱落职 45
两指题旌 46

卷 四

酒戒 48
色戒 49
财戒 51
气戒 52
侠妓教忠 54
雏伶尽孝 55
丐妇殉节 56
营卒守义 58
桃夭村 59

荆棘里	61
-----------	----

卷 五

恶钱	63
奇婚	65
泄气生员	68
换形乞丐	69
菜花三娘子	70
草鞋四相公	72
讼师说讼	73
名妓沽名	74
泥傀儡	76
石蠶质	76

卷 六

上清官除妖	78
森罗殿点鬼	79
苏三	80
葛九	82
奇女雪怨	83
达士报恩	85
梦中梦	86
身外身	88
香粉地狱	89

目 录

面目轮回	91
能诗贼	93
识字犬	94

卷 七

有根女	96
无气官	96
鬼妇持家	98
鄙夫训世	101
虫书	102
兽谱	105
黑衣太仆	106
巾帼幕宾	107
鲛奴	109
犬婢	110

卷 八

棺中鬼手	113
镜里人心	114
孟婆庄	115
十姨庙	116
车前数典	122
骡后谈书	123
死嫁	125

生吊	126
术士驱蝇	127
壮夫缚虎	128

卷 九

嘲吴蒙	130
赛齐妇	131
村姬毒舌	133
醮妇冰心	134
地师身后劫	136
节母死时箴	137
顶上圆光	138
眼前杀报	140
脑后淫魔	142

卷 十

道人神相	144
和尚婆心	145
蟾蜍郡	146
晓螂城	149
鬼嫖	151
神赌	152
梦里家园	153
命中姻眷	155

目 录

臭桂	156
祥鵠	157

卷十一

老僧辨奸	159
青衣捕盜	160
正士驅邪	161
惡客除淫	162
芙蓉城香姑子	164
扫帚村鈍秀才	165
三杖懲奴	167
片言保赤	168
盜師	169
鬼婿	171
書神作祟	172
病鬼延醫	174

卷十二

南部	176
北里	177
貧兒學諂	178
才士懲驕	179
卜將軍廟靈签	180
況太守祠贋夢	181

怕婆县令	182
捣鬼夫人	183
吕仙宝筏	184
大士慈航	186
奎垣真像	187
天府贤书	188

附 录

一 藤华榭本原序	
韩藻序	190
殷星岩序	190
二 广百宋斋本增序	
钱湘舲序	192
三 乾隆壬子本增刊序跋	
王昶序	193
黄桂芳跋	193
马惠跋	194
沈清瑞跋	195
校点后记	196

卷一

狐 媚

平阳范氏废园，故多狐。有宁生者，性狷介，日淫于书。因暑月懊闷，假园亭以憩。友劝阻之。宁笑曰：“是何伤？狐所挟以媚人者二：贪淫者，媚以色；贪财者，媚以金。我两无所好，惟好架上书。媚术虽工，遇我亦不售矣。”友漫应而去。

饭后，卧北窗下，见女子从屏后出。宁心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书，冁然曰：“名教中自有乐地。是儿独学寡闻，将为勤学死。”宁起叱曰：“骚野狐！曳尾遁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岂妄哉？汝果读书明理，当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为讥议？”宁曰：“凭城作祟，假虎树威，汝辈长技耳。祖德宗功安在哉？”女曰：“汝日读书，而不知大禹娶涂山之事乎？绥绥庞庞，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适文王遭羑里之囚，散宜生访先人于敝庐，脱青翰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诸史册，子何未之深考？”宁曰：“是诚有之。但汝辈篝灯弄谲，卧榻宣淫，终非善类。”女曰：“死则正邱，大圣犹羨其仁；穴则知雨，汉儒尚钦其智。况有形九尾，德至乃来；《山海》名经，言之凿凿。汝诚读书而未得其解耳！”宁凝想久之，肃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为不足齿之伦，今闻高论，愿为书友。”女笑诺之。晨涂瞑写，日共校仇。

偶坐荷亭点《周易》，女忽问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宁曰：

“上言‘离’者，‘丽也’。丽则男女交感，宜受之以‘咸’。而‘咸’不可言受，故复从天地说到夫妇之道，而受之以‘恒’。”女笑曰：“然则男女交感，圣人所讳言乎？”宁曰：“然！”女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何说也？”言毕，星眸斜睇，杏靥微红。宁魂摇志夺，应声而答曰：“卿有意乎？请卜诸《易》。”女随手占得“未济”。宁曰：“‘未济’征凶，事不谐矣。”女曰：“小狐濡尾，虽不当位，刚柔应也，何害？”宁惑之，自此遂同寝处。

不半月，神疲气殆，渐不可支。友过而诘之，宁百方自讳。入夜女来，宁以病告。女曰：“君著书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园善病，安知不因《封禅》一书？不然，茂陵姬且未聘，何由得消渴疾哉？”宁深以为然。遂摈弃丹铅，日与女团坐一室。

又匝月，病体益深，沉绵床褥。友复过之，宁渐吐其实。友叹曰：“君中媚人之上策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则爱弛；以金媚人者，金尽则交绝。惟阳窃君子之行，阴播小人之谲，择所好而投之，媚之术愈变，而媚之毒愈长矣！”宁漫然悔悟。友急唤舆人，星夜舁归于家，女亦遂绝。越半载，宁病瘵死。遗书散佚，后不可考。

铎曰：“此朱门上客一面照心镜也。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钵，亦是我辈大罪过处。”

虎痴

秦川女子霍小媖，有殊色。父与豪右某争田界，以他事诬诸

官，竟毙于狱。母痛哭曰：“家无男子，谁为父复仇者？恐白骨冤埋，终作千秋黑狱矣！”女含涕而进曰：“儿不肖，髫龄稚齿，不能作赵家娥。有得仇人而杀之者，儿愿执箕帚事之。”母鉴其诚，日以其言祷诸西山之麓。

一日，闻某入城祝县令寿，路出西山，虎突起于前，噬喉而毙。母女方额手庆，忽一虎曳尾而来，径登堂上。母女变色却走。虎徘徊瞻眺，殊无恶意。母阖扉而语曰：“今日杀某于道者，非汝也耶？”虎颔之。母曰：“蒙君仗义，雪我前仇。贊贊母女，定当香花顶礼，用酬大德。未识降临玉趾，意欲何为？”虎怒目而视，似憎其爽约者。母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将幼女侍奉裳衣。但起居寝食，彼此道殊，安得竟成伉俪？况我年近桑榆，家无兰玉，方将倚婿为活。汝为地下人报怨，独不为未亡人施德乎？谨陈衷曲，乞赐矜全。”虎闻其语，神凋气丧，垂头欲出；而一步九顾，依依不舍。女慷慨而前曰：“君且住。妾有一言，幸垂明听。妾前以身相许，岂敢昧心。想衾裯之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忘旧约，当扫除一室，与君终身相守，存夫妇之名可也。”虎首肯再三，欣然嘉纳。

女乃导虎入帷，营菟裘于绣榻之旁。食则同牢，居则同室。女晨起理妆，虎必潜身奁次，侧目偷窥。夜俟女卸装登床就寝，始伏于床下，竟夕不寐，恐以鼾声扰其清梦也。有时甘旨不给，则衔鹿脯以进。或抱小恙，焦思躁急，盘旋室内者无停趾。病愈，始欢跃如初。女习以为常。而母氏因年迈无依，时咎女之失计，而遇虎礼貌亦衰。虎一夕竟去。

母欲为择婿。女曰：“背德不祥，负恩非福。况女子以心许

人，岂必作形骸之论哉？”执不允。后女以郁疾死，停尸堂上。虎忽嗥哭而来，泪下如雨，送殓者皆见之。继埋玉于祖茔之侧。虎一日巡视者三。春秋令节，辄衔山果以奠。越三载如一日。母贫乏不能自活，虎犹日取山獐野兔，存恤其家云。

铎曰：“有情痴者，必无傲骨。虎而痴，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头竟去，不依然虎性之难驯乎？痴而能傲，是为真傲；傲而能痴，是为真痴。”

鸡 谈

吴郡娄门外鸡坡，吴王牧鸡处也，至今居人以养鸡为业。有祝翁者，豢雌雄两头。一夕，闻墙下喧呶不已，怪而听之。

闻雄者曰：“尔我蒙主人豢养，数米而食，凿垣而栖，有何不乐？而胶胶膊膊，终夕絮聒？”雌者曰：“我怪汝喜则宛颈，惮则断尾，全无一点丈夫气。而犹绛冠金距，骄人昏夜，能不使人气愤？”雄者曰：“夫不雄飞，妻终雌伏。汝何所长，而翘我短处？”雌者曰：“堂上争虫，笼中抱卵，成家之道，舍我其谁？况秦穆公得我而霸诸侯，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贵。汝惟与宋处宗辈，作窗下清谈；否则沟畔涂膏，镜中学舞。恐曹阿瞒弃之不惜，尚得牛刀一试，冀他年大用也哉？”雄者曰：“汝真所谓但知雌守，未覩雄风者也。我所以胜于若辈者，全在一鸣惊人耳！祖逖闻我而着先鞭，燕丹效我而脱奇祸。至于齐宫惊梦，用佐贤名；楚子乘车，不愆兵法。奇功伟烈，炳耀千秋。此田饶以夜不失时，尊予为五德之

冠。汝牝不司晨，又安知我为一世之雄乎？”雌者曰：“君以为雄，谁敢不雄？自今以后，请先予而鸣。”雄者曰：“惟家之索，恐操刀者随其后矣。阴乘阳位，非以获福，实阶之祸耳！”雌者曰：“尔勿言。我先声一夺，当使望气者尚求其雌，而天下群雄闻风却步矣！”雄者竦然而退。

自此雌者无夕不鸣。家人以为不祥，杀而烹之。祝翁叹曰：“翰音登天，何可长也。况其位之不当乎！罹于凶也宜矣。”

铎曰：“《太玄经》有云：‘雌鸡晨鸣，雄鸡宛颈。’阳衰阴盛，其积渐使然耶？愿天下处闺房者，持予雄辩，压彼雌风；毋柔声下气，养同木鸡也。”

獭 祭

大江之滨，有灵物焉，其名曰獭。一日，游于北岸，遇林中之鶴集于磐石，相聚而语。鶴曰：“君善捕鱼，我善捕雀。而雀之见我者，往往晓音骇翼，电流星散，以至十不获一。不知君观鱼濠上，能聚族而歼否？”獭曰：“鱼之畏我，犹雀之畏君耳，岂尽恶生乐死，而愿入枯鱼之肆者？”鶴曰：“吾闻君驱之使去，复招之使来，操何神术而能若此？”獭曰：“世传我别有一手，如道家役鬼之法者，妄也。虎有钩爪，犀有骇角，狐有媚珠，猱有脆骨，皆志怪者所附会。造物仁慈，方使予角者去其齿，予翼者两其足；肯令我辈添牙益爪，穷两间之物类乎哉？”鶴曰：“然则奈何？”獭曰：“我所以驱之复来者，因取之时，未尝过戕其类，坐而逸获，若出

于不觉也者；彼以为无患而过我，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欲擒故纵，欲贪故廉之说也。”鵠曰：“君言是矣。但鸟之狡，有甚于鱼者。鱼性最驯，不过随波逐流而已；鸟之中，如鸠以妇守，雁以奴巡，杜鹃以倒挂而善防，鸚鹉以能言而巧避，他如雀常入幕，燕必处堂，鸽依佛塔之铃，鸟傍贾船之楫，种种机心，弋人何篡？一时决起于前，不于此时尽掩其群，而纵之远逝，不亦悔之晚乎？”獭曰：“君之志则大矣！然何如留无尽之藏，为他日属餍地乎？”言未已，百鸟横空而来。鵠攫得四五头，余皆窜入林中。鵠意不能舍，奋翼逐之。适射生儿潜伺于侧，伏机一发，鵠先贯项而死。獭哀其愚，设祭于江之北岸，招魂而告之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惟我与尔，以杀为田。廉则寡取，贪则同捐。何子不悟，责恨重泉！吾今辍业，濯手江边。宁枵其腹，勿丧其元。贪人败类，自古皆然。凡百君子，请视此鵠。”

铎曰：“聚族而歼，鵠则毒矣。而欲贪故廉，獭之阴谋更毒也。乃天独报于鵠，而不报于獭。岂咒鱼入钵，佛门所不禁耶，亦江头忏悔之功也？”

蚁　　封

吴俗，田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蚂蚁”。有贾老者，业此三十余年，家小泰。买灶下婢，生一子，乞孝廉褚绍推算之。褚善谑，口多微词，戏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贵，汝当作封翁。”贾老曰：“我辈执业卑微，何得名通仕籍？”褚正色曰：“是不然！古者